

上帝是个落伍的工匠，因为他制造了不完美的人；而这些不完美的人已经学会制造完美无瑕的人。但终于有些东西还是不能制造的：大脑可以而才智不可，臂膀可以而意志不可，生命可以而生活不可，成功可以而满足不可……

所以上帝还是永恒的，你说是谁就是谁……

CHENGGONGBIANYUAN

成功边缘

的

沉思

CHENSI

临近考试，我发疯一般读书。当时我寄住在农村破旧的土屋里，土屋后是一座坟山，一座接一座的坟墓像富人家碟里的馒头重叠着。读累了，就独自一人去荒茔间漫步，也思考着生与死的哲理。“这样辛苦地活着，究竟为了什么？”我不时地问自己。答案也茫然。远处连绵的群山在苍茫的暮色中，像踊跃着的铁的兽脊，周围是死一般的寂静，我久久凝视着一根一根直立的黄色的冬茅，心中感到莫名的悲伤……

等待美丽

浙江大学 蒋青林

我再一次默默地来到我的迎春花前。面对寒冷，它依然那么坚韧，静静地向人们展示绿色的希望。它还没有开出第一朵令人心颤的鹅黄的迎春花，但它在心意笃定地等待美丽。

2000年6月28日，上午，湖南一小镇，我的家乡。

“小蒋，邮递员叫住我，你的挂号信。”

打开信，我的心一阵狂跳：呵，浙江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录取通知书！

我感到双眼有些发潮，我终于等来了这一天！八年啦，我盼这一天已经盼了八年啦！

记得我第一次公开表明自己考研的愿望是在大学一年级的時候，一次我在班会上慷慨陈词：

“不考上研究生，我决不结婚！”

当时大家都鼓掌叫好。那是 1992 年的秋天。

然而青春的激情燃烧过后 便变成红炭 次后微弱 终化成一堆冷的灰。我在日复一日的三点一线式的大学生活中日益消沉下去，怎么也找不到奋进的动力。每每有人提起我夸下的海口的时候 我便觉脸上发烧 话也变得支支吾吾 毫无伦次。

现在想来 那时的确是在心里埋下了一颗考研的种子 尽管它是经历了长长的沉睡期之后才发芽的。

参加工作以后 新的环境再度点燃了我考研的热情 我怀里揣着第一月工资 317 元，兴冲冲地赶到县城的新华书店，咬了咬牙，花了 198 元买下了一套扶忠汉编写的《双向式英语》。然后再到我大姐那儿借了台老式录音机 回到学校就啃了起来。我制订了详细的时间安排表 每天都不折不扣地执行 学习进度相当快。所以我准备争取一年后考出去。每个年轻的水手在初航时大约都是这样，看到出发时的风平浪静，就以理想行进的速度来计算到达目的地的时间 而不去考虑途中的种种意外。我当时的确如此。

几个星期后 麻烦事就接踵而至了。我是班主任 学生似乎存心跟我捣乱 今天谁折断了谁的橡皮 明天谁在黑咕隆咚的厕所里将尿屙在谁的裤子上.....我像变成了一个法官 成天得审理判决那些没完没了的案件。更伤脑筋的是 学校渐渐对我不满 批评我工作中的许多疏漏。

结果是很自然的工作没做好 学习也落下了。

这段时间 学校一位年青的女教师经常光顾我的房间 对我的好学非常钦佩。

“你学英语干吗？”她问。

“不干吗。我不想公开我的想法 因为这往往被学校当做不尽心工作的罪证。

“大家都在搓麻将哩。”她说。

“我不搓麻将的。”我说。

我的心里烦透了，于是我有事无事到她房间去聊天。

后来我们就恋爱了，再后来我们就结婚了。

当然，工作了两年时间，等于什么书也没看。

“你不是说你要考研的吗？”母亲有一次突然问我。

“这个，‘我结结巴巴的’，估计是不行了。不过，说不定——慢慢来罢！”

有些时候，我们好像已经走进了无可救药的绝境，连我们自己都弄不清自己究竟还有没有梦想，这时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大部分人就此熄灭了理想的火花，安于现状的稳固与安逸，不愿作那种无谓的挣扎，认为一切都是徒劳，甚至可笑；还有一小部分人缓慢而艰难地醒悟，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出禁锢的铁屋，义无反顾地去寻找别样的天地、别样的人生。我经过无数次痛苦的思索，选择了后者。

婚后，妻子的肚子很快一天天地大起来了。我的心中既幸福又恐怖。幸福的是，我快要做爸爸了，恐怖的是，我才 24 岁，就要肩负父亲的重任，而我却一事无成！

一天晚上，我把大学里的英语教材拿出来，用帕子擦去上面的积尘，在笔记本上记下第一个单词：dialogue。这次我动了真格。那是 1997 年 4 月 1 日。

单词的数量慢慢多起来，我的目标是达到一万单词的词汇量。然而题目依然不会做，每次试着做一些历年考研真题，结果都错得一塌糊涂。

时间流得飞快。在报考前夕，我的胖小子呱呱坠地，接下来的日子便变成了战争年代：

教学、批阅作业、备课、洗尿片、啃英语、背政治、一大摞的专业书要看。要命的是儿子老是夜里哭。晚上睡不安宁，白天脑袋晕乎乎的根本看不进书。

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一旦你选定目标，那么你就该百折不挠

地奋斗下去。摆在我的面前只有两种可能性 环境将你压服 或者你压服环境。事实证明 人是可以征服环境的。我真正领悟了时间比金子还珍贵的道理 我拼命地挤时间 利用哪怕只有五分钟的空余时间去看书。

当然 我不是一个好丈夫、好爸爸 从一定意义上讲 我也不是一个好老师。选择了某些东西 就意味着放弃另外一些东西。矛盾和苦恼伴随了我考研的始终。

11月10日这天终于到来 而我准备得一点也不充分 我硬着头皮去报了名。当时我上是抱着试试看的心里 胡乱选了个学校报了上去。第一次我选的是华东师范大学。令人气愤的是 华东师大回信说我只有大专文凭 如无材料证明已达到本科同等学历 则不发给准考证 我万般无奈 只好东寻寻 西凑凑 搞了些材料寄过去，好歹算是得到了准考证。

1998年元月 我高兴地来到考点所在地 住在一家铁路招待所。自高考以来，我已有六年没有参加过大规模的正规考试了，心里有些发怵。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因为招待所就在铁路旁边，十五分钟左右就有一辆列车呼啸而过 震得屋基直摇晃 哪里能睡着 这一晚我彻底失眠了。

第二天我红肿着眼睛去参加考试。第一场是英语 试卷像一本薄薄的书 打开一看 生词一大片 平时熟悉的也记不起来了。三个小时很快过去了 我根本做不赢。从考场出来 天下起了冷雨 还夹杂着冰粒 我感到浑身像铅一样沉重 慢慢地挪着步子。路经一座立交桥 桥下列车像一条长长的蜈蚣沿着长长的曲线爬行 老式的蒸汽机喘气般呼呼吐着白的烟，我呆呆地望着列车慢慢地从我的视野中消失 心中涌起无限的怅惘和酸楚 列车啊 你什么时候才能载上我驶向我无限向往的地方？

不时有冰粒钻进我蓬乱的头发 打湿我的睫毛 我不由得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令人窒息的两天半考试终于熬过来了，我逃也似的离开了考场，似乎经历了一场惊心的恶梦。

春天的桃花依然灿烂地开了，翩翩的群燕也如约而至。我重新精神抖擞地投入了学习和工作。

这一年我的热情几乎全部燃烧起来了，心中充满了奋斗的欢乐。我一方面积极联系各高校研招办，另一方面我又开始了自考本科的征程，准备对考研来一个大包抄，最后一锅端。自考进展很顺利，年内通过了七门，但占去了我大部分时间，结果临近报考，专业课的参考书都没有买齐，尽管我动用了所有的对外关系。

1999 年度我选择了浙江大学，这时浙大合并已有一年时间，规模居全国各高校之首，综合排名也仅次于清华、北大。

临近考试，我发疯一般读书。当时我寄住在农村破旧的土屋里，土屋后是一座坟山，一座接一座的坟墓像富人家碟里的馒头重叠着。读累了，就独自一人去荒茔间漫步，也思考着生与死的哲理。“这样辛苦地活着，究竟为了什么？”我不时地问自己。答案也茫然。远处连绵的群山在苍茫的暮色中，像踊跃的铁的兽脊，周围是死一般的寂静，我久久凝视着一根根直立的黄色的冬茅，心中感到莫名的悲伤。

抱着鱼死网破的决心，我再一次走进考场。第一天下来，感觉还不错，心里一阵窃喜——这种心态估计与范进中举并无二样。然而好景不长，第三场考试就彻底击碎了我肥皂泡般的梦想。原先一直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因为专业参考书没有购齐，很多基本的题目都答不上来。百分的试卷，其中有 30 分左右我根本动不了笔！

出了考场，走在湿漉漉的水泥路上，我两腿发软，有点不听使唤。“今年又完了！”一个声音反复在我的耳际响起。

我是那种见了棺材也不掉泪的人。我毫不气馁地考完了全部五场考试。

或许还有一丝侥幸，我想。

下了车 天快黑了。走到熟悉的村庄 看到一切依旧 我的心却在哭泣！

转了个弯，突然看到老婆正牵着儿子在玩，我快步走过去，抱起了儿子，顿时感到无限快慰。

“考得怎么样！”老婆小心翼翼地问。

“唔——回去再说罢。”我搪塞着。

不久分数公布了，我再一次跌进了冰窖。

记得当时我点燃一支烟，怔怔地望着窗户上几根锈迹斑斑的钢筋和一块缺了一只角的玻璃，似乎这些东西我都不认识，或者从来就没有认识过。

一阵阵恐惧从心底流过。莫非我根本就不是研究生的料？我的智力是不是真的有问题？我以前的自信莫非只是一种狂妄？……无穷的疑问出现了，我在一次接一次的厉声质问中感到无地自容，我颓然坐在藤椅里。

自信会在一连串的失败中丧失殆尽，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人的心理承受力是有一定限度的，虽然因人而异，超过了这个限度，将会给人严重的伤害，有时甚至是致命的。一位同事在我们前的空地上种了一棵迎春花 嫩嫩的枝 绿绿的叶 十分惹人怜爱。我非常小心地看护着这棵迎春花。

学生们可并不理解我的心情，每次大扫除都毫无顾忌地用竹扫帚朝迎春花一阵乱扫。

有一次我以为它已被扫死了，可是过了几天，它又发出了新的芽，默默地然而倔强地又开始生长了！

我非常感动，突然领悟到一种不可战胜的生命力：它会在来年的春天第一个开出鹅黄的小花，骄傲地宣布春天的来临……

我再一次振作起来，朝着既定目标迈进。

这一年我已变得成熟起来，头脑里面形成了一整套的方案。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已经意识到在当今信息社会，像我这样闭

门苦读已不适应时代需要，我必须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努力读书，立足于自力更生；另一方面得想法保持与外界联系，设法获得最新信息及资料，争取导师的指点。

在大、中城市的考生可能认为这不是什么问题，但在信息闭塞的偏僻地区，像我，就一直这样如在黑夜中摸索着走过来的。

学习真如一个圆圈的扩展，越大便越感到新知识之多、自己的无知。我在书本的陶醉中度过一天又一天，生活单调而又充实。

1999年这一年真的把我累坏了。除了繁重的教学、自考和考研外，还有两件大的伤脑筋的事情。

一是我的父母、我的岳父母都有责任田，每年的春插、双抢、秋收免不了要到场。有时白天割稻、脱粒、挑谷，晚上急急忙忙赶到学校洗澡、洗衣、看书，第二天一大早又得去重复单调而繁重的体力活。记得有一夜我两片眼皮粘在一起，睁都睁不开了，我还是强忍着完成了当天的学习任务，我在日记中用英文写道：“I am so tired that I can't write a single word.”

二是我的宝贝儿子老是生病，好不容易把儿子的病稳住，接着，老婆又生病了。

逐渐地，我对一切困难都麻木了。

这一年我在近三百天日子里没有休息过一天，除了打球锻炼身体；我几乎谢绝了全部的社交、娱乐，取消了全部的双休日和节假日。白头发从原来的零直逼三位数大关。

现在我还常常想，是不是一个人必须先死才能后生？

2000年元月，我迎来了青春的辉煌时刻。元月20日，我如愿以偿拿到了本科文凭，第二天奔赴考研地点，接下来的考试我似乎变成了一位运筹帷幄、泰然自若的旷世将才，从容、勇敢、坚决地驰骋、拼杀。考完之后，我心里已经知道了答案。

成绩公布了，好得出乎我的意料，我以382分的高分获浙大该专业的全国第一名。

我再一次默默地来到我的迎春花前。它面对寒冷 依然那么坚忍 静静地向人们展示绿色的希望。它还没有开出第一朵令人心颤的鹅黄的迎春花，但它在心意笃定地等待美丽。

我欣慰地长长地吐了一口气：春天，我的经过漫长等待的春天 毕竟不可抗拒地来临了。

我不敢想象全盲的感觉，偶尔想到会让我全身发冷。可是我的好朋友、我的兄弟，他现在平静地坐在我的床头，我能感受到他无光的眸子里投来的浓浓的暖意。仿佛是在对我说 又仿佛是在自言自语 他缓缓说：“我的项目全赛过了 自己不争气 只有一铜银 呵呵……”他苦笑了一声，“和你一样 真是难兄难弟啊！”顿了一顿 他低沉着嗓音继续说 可我不甘心 我想拿一块金牌……”又过了半天，他慢慢地说“我看不见 国旗升起了我也看不见 可，可是……我想听一听国歌。

悉尼夺冠

京大学 孙海涛

1996 年我代表中国参加在美国亚特兰大举行的第十届残疾人奥运会，一举夺得了三枚金牌，并打破了两项残疾人世界纪录，这次我是抱定了拿冠军的念头来到悉尼的，我希望我能拿到我在残奥会上的第四、第五和第六块金牌，一次次站上最高领奖台，眺望国旗的升起，聆听国歌的奏响。

悉尼是座美丽的城市，有湛蓝的天空、温暖的阳光和热情好客的主人。从踏上澳洲大陆的土地那一刻起，我就有了宾至如归的感觉。在宽阔洁净的街道上漫步，或是乘车在碧绿无垠的大草原上驰骋，再加上主人周到的款待，恍惚之间我竟有一种飘飘然的舒适感觉，真想裹上一条毛巾躺在柔软的草坪上，享受南半球温暖的阳光，欣赏天边羊羔一样漫步的白云；可是我一抬头就能看见高高飘

扬的五环旗，责任感和重重的负担就回到了我的身上；我无法轻松 我渴望比赛的到来。

比赛在悉尼大体育馆内进行 如果不是亲身经历 任何人都无法想象十万人同时向你鼓掌欢呼的情形。那样一种山呼海啸般的声浪能把你的耳膜震得发疼。眺望四周，圆环形的看台上座无虚席 密密层层的人群中有镁光灯不停闪动。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就是世界的中央 我要用我的力量和技巧征服田径场 尽情享受超越极限的快乐；我要让五星红旗在亿万人的瞩目下高高飘扬！

我挥动着双臂走进田径场，一拿起标枪就感觉全身的气力在我的腿、腰腹和手臂上凝聚 我焦急地等待属于我的那一次投掷的到来。

前面的选手一个个竭尽全力地拼搏，有的人会在出手的一瞬间爆发出巨大的吼叫，有的人会在投掷后欣喜若狂地呼喊或者懊丧无比地挥动拳头，这大喜大悲的过程始终伴随着雷鸣般的掌声。然而对于我来说这一切都不存在，只有眼前缓缓延伸到五十米开外的场地和我不知触摸过多少遍的标枪是我全部注意力的集中点 我要我的标枪飞得远些 再远些……

当我的名字最终被喊到时我反而异常地平静，我像平时训练一样手持着标枪向前走去，就在助跑的时候全身所有的力量如同河流入海一样汇聚了，我感觉我的每一根头发都紧绷起来。

出手的刹那我爆发出一声大吼，站稳脚后目送着标枪在前方飞行。远些 再远些……我捏紧拳头 仿佛这样能帮助我的标枪劈开空气 刺破任何阻力。

52.51 米 打破了残奥会标枪纪录 人群经历了短暂的沉默后发出惊天动地的掌声和喝彩声，我兴奋难耐地高举双手向观众致意 我仿佛看到了那块金灿灿的金牌已经挂上我的胸口 我呵呵大笑着要和我的队友教练欢庆胜利。

可是那一次我领略了体育比赛的残酷性。强中更有强中手 任

何一个参赛的选手都不可小觑，包括曾经的“手下败将”。正是一名四年前输给我的加拿大选手，经历了四年的卧薪尝胆，第一投就刷新了我刚刚创下的纪录；在我不甘示弱地再度反超后，他越战越勇，终于在最后一投将我击败。然而这还不是噩梦的全部，最后一投中，一名台北选手竟然在两轮的紧追不舍后奋力反超，当我最后审视排名时，我已经被甩到了第三名。眼睁睁看着冠亚军热泪盈眶地和队友拥抱欢呼，我感觉耗尽了气力，几十分钟前短暂的欢乐现在已经像几十年前一样遥不可及了。一块铜牌根本不是我要的，而我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现实。

从高高的云端被击落在地，我脑子里一片模糊，紧接着就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由于没能及时调整好心态，第二天的铁饼比赛中我显得急躁和焦虑。昨天能使我温暖和舒畅的阳光今天显得那么刺眼，昨天能使我热血沸腾的掌声今天却是那样的嘈杂。我要么不安的走来走去，要么一言不发地呆坐在选手席上，由于一夜没有睡好，我的眼睛微微发红，紧盯着其他选手的成绩，任何一个高水平成绩的出现都不能激发我的斗志，只能增加我的焦虑。于是技术动作走形了，全身气力无处好使，或者那天我根本就没什么力气吧——总之我梦游一样完成了比赛，在这个我曾一度称霸的项目中失手，一块原本稳入囊中的金牌变成了银牌。

我把自己关进房间，不吃不喝，谁也不见谁也不理。人就是这样，一点点痛苦会让你联想到所有曾受过的痛苦。幼年的一场大病让我失去了一只眼睛，幸好那时候年纪小，又有父母和长辈的关爱，并没有令我痛不欲生，可从此就像在我心里埋下了一根隐刺一样，时不时会凸显出来扎几下，我心里好不疼痛。于是失利的比赛和我残疾的眼睛交杂在一起，在我脑海中翻滚，极度的郁闷和沮丧让我感觉无法面对队友和教练，无法向领导和父母交代，更不用说应付明天的比赛。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感觉身边坐了一个人，睁眼一看，是我的

队友和最好的朋友，他叫李端，以前是国家青年篮球队主力中锋，用他的话讲：我打球的时候，姚明还是队里的小孩呢！可是一次意外的爆炸使他双目失明，再没法参加他心爱的篮球比赛，再没法看到五彩缤纷的世界了。我痛恨老天爷夺去了我的一只眼睛，我又时不时庆幸自己仍然有享受光明的权利。

我不敢想象全盲的感觉，偶尔想到会让我全身发冷。可是我的好朋友、我的兄弟，他现在平静地坐在我的床头，我能感受到他无光的眸子里投来的浓浓的暖意。仿佛是在对我说，又仿佛是在自言自语。他缓缓说：“我的项目全赛过了，自己不争气，只有一铜一银，呵呵……”他苦笑了一声，“和你一样，真是难兄难弟啊！”顿了一顿，他低沉着嗓音继续说：“可我不甘心，我想拿一块金牌……”又过了半天，他慢慢地说：“我看不见，国旗升起了我也看不见，可是……我想听一听国歌……”

他的脸上没有一丝悲伤，他就像平时给我讲故事一样讲出了上面的话，我的心却像被电击了一下，我有什么资格自以为痛苦？我有什么资格消沉？！我还有一个项目，我要让我的兄弟听见国歌，让全世界的人听见国歌。我一骨碌爬起身来，抓住李端的手：“你放心，我就算死也要死在赛场上，你等着听国歌吧！”

于是我起床，饱餐了一顿，痛痛快快地冲了个澡，躺在床上几分钟后就睡着了。

当我再一次走进万众瞩目的赛场时，我感觉四年前的那个我又回来了，只是更加地镇定和自信。我微眯起眼睛，仰望着天空，让那无际的蓝天映入我的眼帘，我感觉心胸也变得像天空一样辽阔。比赛进行得像流水一样地顺畅，我的第一次投掷就找回了训练时所有美好的感觉。7.26 公斤的铅球在我的触摸中有柔软的手感，我能随心所欲的让它旋转着向前飞行。一切是那样的顺理成章，我的第一投超越了所有的选手，以后再没有给别人机会。最后一投我大吼一声将铅球奋力推出，目送它划出美妙的弧线，这一瞬间我模糊

的视线里一切都消失了，只有那条弧线从我这一端飘向远远的那一端 我多想让时间停止 留住这美好无比的一刻。

国旗升起了，国歌奏响了，我闭着眼睛任泪水滑落脸颊，我知道，李端听见了，我的队友教练听见了，我的父母和全世界的人都听见了 作为一个运动员 还有比这更幸福的事情吗？

现在我坐在南京大学古旧的教室里，在冬天的阳光下记录这段经历，虽然间隔了一年多的时光，回忆起来就像昨天的事情一样。在纸笔的结合中，我依然会心潮澎湃，甚至止不住要流下眼泪，从那一次起 我开始明白 什么是成功和失败 什么是生活。每天我淹没在鼓楼校区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上课、训练和玩耍，在这样平静的日子里我准备着下一次的出征，我是那样的自信和充实，因为我背后有我的恩师、同学和兄弟，更因为我在一天一天地成长，一点一点地经历生活。

医学上有个名词叫“应激状态”就是生物面对危险的时候,体内两种互为拮抗的激素同时大量分泌,表现出一种特有的“应战”(fight)或逃跑(flight)共存的现象,一念之差就会走向极端。比如在单人与孤狼的对峙时……

一条道走到亮

南京大学 徐亮

“毕业后何去何从呢?进事业单位,踏上仕途是红道,创业去赚钱是黄道,而考研究生,继续上学走的是一条黑道!”

这是考研前政治辅导班老师的一句插科打诨的笑话。但对于我却真正地体会到了那黑道漫漫的感觉,但终于还是走到了光明。

本科毕业时,由于盲目乐观地估计了当前的就业形势,以至于把原先打算的考研搁置了,等到看清了大批的毕业大学生像成堆的果农卖不掉的烂果子一样时,下定决心要考研,才发现已经到了十月下旬。

离考试只有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了。我的复习准备才“而今迈步从头越”。同时一个认真准备的同学第一遍复习已接近尾声。为了把落下的东西补回来,我开始了以身体精力消耗为代价的“赶英超美大跃进”计划。除了每天的医院实习及五小时睡眠外,把所有精力都拼在了复习上,并制定了精确的时间计划。但实行了半个月后发现这计划太左倾了,估计按实际进程要想考前准备充分是不能实现的了,以后的出路可能渺茫。

感觉那年的冬天是最为阴晦寒冷的,我的生活就像一棵冬天

的枯树看不到一点发芽的新生迹象。郁闷、急躁、惶恐，每天心神不宁却又无可奈何地淤陷在书桌前，面对逾一尺厚的复习资料心如油煎。阵阵的悲观恐惧像潮水一波一波侵蚀着摧残着淹没着自信心。那被我死死扼住的念头也要挣扎着复苏——放弃。

看时间像水一样从紧握的指缝间漏过，日历翻得飞快，那个日子似轰隆隆的坦克向两手空空的我压逼过来，我害怕着却又盼望着最后日子的到来，是一种死亡还是一种解脱呢？看到别人已经远远地把我甩在后面，内心的狂躁、惶惑已经到了最后的限度，终于有一天我要放弃了。

有一件事帮我拿掉了骆驼身上最后的一根稻草。

其时正在放疗科实习，这个科的治疗对象都是癌症病人；一群上帝指定的倒霉者，一群被晦暗笼罩着的死气沉沉的人。但我发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他是一位晚期鼻咽癌患者，已经全身骨转移，放疗只不过起到姑息维持的作用。这人可能是位园艺师，因为他老是在看一本《园林盆花技巧》的书。癌症骨转移的病人已经是举步维艰了，可他却每天神态安详若无其事地看书，好像一个度假休养的人而非一个晚期癌症病人。我被深深吸引了，这样状态下的人，面临着那无比绝望的生命大限的到来，竟然还这么悠闲地继续他平日里的常事，这样的行动对残存的生命又有什么意义呢？但怎么才能在这最为可贵的剩余时间里过得更有价值一点呢？面对马上就要失去的生命，他没有张扬地颓废、绝望，而选择了一个平和的生命表达形式，一如既往、心若止水、波澜不惊，就像以前所有的平常日子一样，继续他所热爱的事业，沿着固有的轨迹来滑完生命的旅程。我虽然没有深入地与他交谈过，但我能感受到他平静的外表下灵魂深处的巨大震撼。

犹如冰层下汹涌的暗流，复归平静，是一种对生命的解悟：既然事已至此，就是再做无谓的悲观、绝望，又于事何补呢？无论外界如何变换，又于我心何干焉？且不如从容对待，安详持之。